

# 迷茫的快乐 寂寞的清醒

## ——论施叔青《香港的故事》的女性意识

□ 余娜(厦门大学中文系, 福建 厦门 361005; 集美大学文学院, 福建 厦门 361021)

关键词: 女性 颠覆 创作

摘要: 本文意在探讨施叔青在《香港的故事》里展现的现代都市女性世界, 研究作品中具有颠覆意义的女性形象, 发现作家通过作品揭示了女性深层的本能欲望, 并以这些女性和男性的交往过程来消解传统的男权。同时, 本文指出在《香港的故事》中, 作家从女性自身独立的角度探讨了女性和创造力的问题。可见, 女性生存于男性社会中要真正平等自主绝非易事。

正如女作家施叔青所说, “我不相信完美。每个人都像一团揉皱的纸, 有太多的面。”她笔下的小说集《香港的故事》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多棱镜, 人们可以从中读出香港东方明珠无孔不入的商业意识, 可以领略到香港百年来畸形发展的殖民地文化, 可以感受到现代人在文明进程中的错位和挤压……当然, 《香港的故事》是一部由女作家创作、讲述女人故事的小说集, 人们还能体会到浓烈的女性意识贯穿其中, 本文着重探讨的就是施叔青《香港的故事》里展现的女性世界及问题。

### 一、颠覆传统的女人

关于女人的形象, 历史上的描述文字洋洋洒洒, 都不外乎温婉秀美、善良单纯、无私奉献之类的修饰语, 大多数的女性形象平面刻板, 无法深入女性的内心, 留下的传统女性是种概念性的“贤妻良母”。施叔青《香港的故事》中的女性或为人妻或为人母, 她们平淡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, 所思所行却与“贤妻良母”、“小鸟依人”的传统形象相去甚远, 摧毁了“生命最高目的, 男人为名, 女人为爱”的对男女两性价值观的规约, 打碎传统所塑的纯情少女、忠贞妻子、无私母亲的形象。

《香港的故事》演绎着男女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, 但给予爱情的空间却很少, 女人不再是那些爱情小说中所描述的那般只是感情的动物, 女人首先是一个人, 有着七情六欲, 食色本性。

《悽细怨》中悽细与丈夫分居, 感情阵痛过后, 恢复之快连悽细自己都惊异, “发现一个人还可以活下去”<sup>①</sup>, 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, 投身于工作中, 才干很快显露, 风风火火, 成绩斐然。如此决绝, 如此坚韧, 出乎悽细所料, 更让哀怨可怜的闺阁女子们惊

诧。领到了升级后的薪水, 她为“自己多时亏待自己而十分自怜, 基于补偿心理, 她出手特别大方, 满载而归”<sup>②</sup>。在四周全是镜子的房间, 看到的全是自己, 悽细顾影自怜了半天, 自怜自爱自恋, 这才是悽细, 这才有了对洪俊兴的需要。分居女人的生活单调, 悽细每次都坦然赴洪俊兴的约会, 心里清楚自己不可能和洪走在一起, 可“独生女的骄纵”<sup>③</sup>使她不管对方有无这样想法。然而, 忽然而至的暴风雨成全了悽细和洪俊兴, 在天地变色之时, 悽细“需要抚慰, 需要一双有力的手臂把她圈在当中, 保护她”<sup>④</sup>, 身旁的男人成了唯一的依靠。与比自己逊色的洪俊兴幽会时, 悽细常常有种索然无味的懊恼袭来, 在热情退却后, 悽细后悔了, 她将洪拒于门外。可是突然间松懈下来, 她又重新为寂寞所噬咬, 又接受了洪俊兴。和洪俊兴的分合中, 悽细明白“感情的事容易办”, “不过要断绝这种肉欲的吸引, 只怕难极了”<sup>⑤</sup>。香港是个歌舞升平的天堂, 每个晚上都有节日的气氛, 悽细深深地沉迷其中, “香港式的享乐也可以这么迷人的, 以前悽细太亏待自己了, 还好她有的是时间, 只要她想得到的地方, 洪俊兴没有理由不带她去。她愿意把这种生活方式维持下去”<sup>⑥</sup>。感官的享受总能磨褪许多意志, 悽细“认了”, “笑了, 笑得一无缺憾”<sup>⑦</sup>。

《悽细怨》悽细被爱情抛弃, 《窑变》的方月则是主动冲出形同空巢的家庭, 寻找自己的位置, 结识了浪漫唯美的姚茫。方月享受着情人的温存和上流社会的舒适, 无力自拔。《一夜游》的雷贝嘉为了摆脱低微的出身, 努力攀爬, 抱有强烈的名利之心, “深切感到把大好光阴用来拟广告宣传词, 对她来说, 是一种生命的浪费”<sup>⑧</sup>。《驱魔》中, “我”视男女间感情分合为游戏, “了解与同情也许只是一种掩护借口, 最终的目的是在索求对方的身体”<sup>⑨</sup>, 并独自对抗空虚、孤单。独立自信带有几分自怜, 悽细们没有陷进感情漩

祸,而从自身需要出发寻求感官欲望的满足,跳出传统怨妇情人的窠臼,在心理和生理上诠释着“人”。

施叔青不仅使女性形象摆脱了传统的遮蔽,还颠覆了陈见习规中“伟大无私的母亲”形象。杜伊芳(《寻》)长期不孕,一心为人母,热心慈善事业,扶助孤女,这样做不是出于母性,而是为了证明杜伊芳的身份教养,她的与众不同。在获知有受孕可能后,杜伊芳动摇先前的抚养孤女的想法,在孤女身份推翻后,她有种释然的心情,用一张支票了结了她与孤女的关系。在传统的观念里,母爱是温暖无私的,能够慰平世间一切烦恼,而施叔青笔下的“母亲”仅仅将孩子视为一种感情的发泄对象,一种彰显夸耀的资本,根本不会顾及孩子心灵的创伤,这样的“母爱”自私残忍,但也许更接近人性本相。

## 二、消解男权包围

“故事”是讲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是男人与女人争逐上场的舞台。《香港的故事》也在讲述着男女的冲突矛盾,诸多女子个性独立,纵情声色,追逐名利,在对男人的迎拒之间,自觉不自觉地消解着男权,两性意识发生着冲撞。

皮格马利翁塑造了一个理想中的象牙女雕像,并使之拥有了生命的古希腊神话,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传统:女人,作为“第二性”,往往成为男性塑造、观看的玩物。在男人看来,女人是需要保护、适于观赏的群体,因此悛细的丈夫狄克和悛细分居后,觉得悛细仍可留在公寓。洪俊兴认为“有能力装扮自己的情妇,是他这类男人生命当中最骄傲的大事之一”。姚茫奉行“女人生来就是给男人宠的”<sup>①</sup>。雷贝嘉的两任男友都无法理解雷贝嘉难以忍受雷贝嘉的厉害。

然而,《香港的故事》的悛细、方月、雷贝嘉们不愿承受被动的等待,领受怜悯、爱惜的温存,接受庸俗市侩的物质馈赠,强烈的自主意识一直贯穿在她们思想中。悛细一口否决狄克的提议,坚持自己搬走,因为“公寓里的一切全是属于狄克,甚至租约也是狄克公司签的”<sup>②</sup>。和洪俊兴交往中,悛细由满脑子男女平等思想转为接受洪俊兴为她买服饰,陷进洪俊兴为她准备的享乐生活,但她受到的教育接受的思想不认可她的沉迷,一次重复的争吵之后,洪俊兴拿出礼物时的一句,“刚才忘了给你,你要的耳环,赔你”<sup>③</sup>震醒了悛细,惊觉自己在待价而沽,沦为商品了,醒悟的悛细毅然离开,摆脱屈就地位。方月不自觉间沦为姚茫精心装扮的观赏品,被何寒天质问“你以前的神采、灵气,全不见了,方月,你好像整个人钝掉了,怎么会?”<sup>④</sup>方月才意识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。雷贝嘉处心积虑,看清菲利普不会出手相扶后,

另寻高枝,并利用一切机会与人攀交情结关系,施展手腕出现在重要酒会上,令伊恩意外。这些女子的“意外之举”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主意识,而且这些行为思想使她们摆脱附庸地位的同时,冲击着把女性视为观赏品、商品、把玩物的传统男权思想,她们寻求自主平等的话语、行为都在解构男权,否定传统。

## 三、“窑变”的努力

西蒙·德·波伏娃在谈到女性创造力问题时,认为伍尔芙《自己的房间》的房间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象征,因为“要想能够写作,要想能够取得一点什么成就,你首先必须属于你自己,而不属于任何别人。”<sup>⑤</sup>施叔青在《窑变》中也对女性与个体创造力的关系投注了思考与探索。

“传统上讲,妇女没有独立性,而是丈夫和儿女的财产”<sup>⑥</sup>,方月随同丈夫来到香港,找不到她所属的位置,每天由丈夫带着参加那些去不完的酒会、开不完的宴会,此外无所事事,创作的计划也因提不起劲而搁置。每天早晨,方月找不到理由起身,“挺尸一样躺着,希望就此不再醒来”<sup>⑦</sup>。正当最绝望的时候,方月找到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,奔忙于古董瓷器展览会之间,自认为摆弄这些“很时髦、很贵族的玩意儿”<sup>⑧</sup>是另一种生活方式。而且与姚茫相知相处中,方月逐渐认可并享受着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舒适与情趣,“大学时代把自己关在租来的小房间,对着稿纸喃喃自语,直至深夜就不肯罢休的方月,已经是一去不返了。”<sup>⑨</sup>“妇女属于某个家庭或群体,而不属于自己在这种情况下,写作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,至少也是一件的确非常困难的事情。”<sup>⑩</sup>写作,是自由的个人化存在,需要创作者保持着独立,拥有自己的空间和思想。而方月其实已经迷失自我,附属于丈夫、情人,属于香港大都会的五光十色,如果仅仅出于无事可做进行的创作,则是无法完成的,因此方月对写作变得意兴阑珊。失去了“自己的房间”,就失去了个性,失去了自主,正如方月在茫茫人潮中变得面目模糊一样,女性的创作创造将不知何去何从。

“创作。回去写小说,你才会觉得真正的活着。”<sup>⑪</sup>方月认清自身后,转入的创作,已不再是消磨时光的一种方法,而是清晰地认识到现实世界,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境况后的一种证明与对抗。“如果想写作,也就是说想以某种方式改变世界,想为这个世界负起责任并将此告诉别人,你就需要有惊人的抱负。……顺从恰与创造力相对立。创造的源泉存在于与现实的论战斗中。”<sup>⑫</sup>波伏娃指出了局限女性创作的主观条件。纵观中国文学史,堪称伟大杰出的女性作家寥若晨星,流传世世的皆是些闺怨伤春之作,毕竟这些女作家大多“贵而闲”,视写作为消遣,那种惊世之作自然无从产生。方月毕竟不(下转第75页)

出现的纳拉扬(R.K.Narayan)和拉奥(Raja Rao)一道,构成了史称的三大家,为印度英语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对于这个德艺双馨的伟大作家,我们不应忘记。

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《亚非拉英语文学引论》的前期成果,项目批准号:06TA75047-99005

作者简介:颜治强,湖州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,主张在东方的名义下将产生于亚洲、非洲、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列岛的英语文学单列,研究其生成和发展的规律。

- ① Mulk Raj Anand, *Untouchable*. 我国有王科一的译本《不可接触的贱民》,1954年版,上海平民出版社出版,不少老图书馆有收藏。
- ② Carlo Coppola, *The All-India Progressive Writers' Association: The Early Phases*, in *Marxist Influence and South Asian Literature*, Carlo Coppola edit., Delhi: Chanakya Publications, 1988, pp. 1-44.
- ③ Basavaraj Naikar, Mulk Raj Anand, in Pier Paola Picuccio, ed., *A Companion to Indian Fiction in English*, New Delhi: Atlantic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, 2004, pp. 32-41.
- ④ Robertson, R.T. 1975. "'Untouchable' As an Archetypal Novel", in *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* [J]. Vol.

- 14, No.2; quoted from Gunton, S.R. and J.C.S. Stine, 1983, eds. *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* [M]. Vol. 23, Detroit: Gale Research Company Book Tower, p. 20.
- ⑤ 尚会鹏:《种姓与印度教社会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1年版,第70页-第71页。
- ⑥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(第九卷),人民出版社,1961年版,第247页。
- ⑦ Anand, M. R. 1968. "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 with a White Lie", in Naik, M.K., S.K. Desai & G.S. Amur eds., *Critical Essays on Indian Writing in English* [C]. Dharwar: Karnatak University, p. 19.
- ⑧ E. M. Forster, Preface, in Mulk Raj Anand, *Untouchable*, Bombay: Kutub-Popular, V.——无年代信息。
- ⑨ Mulk Raj Anand, *Seven Summers*, London etc.: Hutchinson & Co. LTD., pp. 153-5.
- ⑩ M. R. Anand, *Apology for Heroism: An Essay in Search of Faith*, London: Lindsay Drummond, 1946, p. 79, 86.
- ⑪ Anand, M.R. 1992. "On the Genesis of *Untouchable*" [A]. in Dhawan, R.K. ed. *The Novels of Mulk Raj Anand* [C]. New Delhi: Prestige, pp. 10-11.
- ⑫ 王槐庭:“译者前记”,安纳德著《村庄》,王槐庭译,1983年版,上海译文出版社, III。
- ⑬ 石海峻:《20世纪印度文学史》,青岛出版社,1998年版,第9页。

(责任编辑:水涓)

(上接第54页)同于古代女性,她在大学期间就发誓“以小说扬名”,无事可做时无法用小说打发时间,经历内心自审反思后,感受到“四周一片黑暗,天地之间,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。除了自己腔子里的一口气,什么都是身外物,连枕边躺着你最亲的人,也分担不了你的恐惧、孤单”<sup>23</sup>。唯有写作才能对抗无边孤独,对抗人存在时不自觉的沉沦。这时,方月领悟到创作的真谛了。

“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那些和整个世界抗辩的作品。……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。常常是在她们那个仍然是封闭的世界里写作,被限制在那个属于她们的小天地里。”<sup>24</sup>虽然方月回归了写作,回归了自我,但她能否对抗得住孤独寂寞,冲破封闭的世界,施叔青没有提供答案。可是,希望有总比无好。

这些纵情声色、轻视男权、独立自主的女人们并不快乐,纤细的自尊意识和挣扎,被洪俊兴当成恋爱中的情趣;方月的写作才华只能是丈夫和情人的生活点缀,而雷贝嘉攀附男人时觉得自己是“等着奸污

的盛装女尸”<sup>25</sup>,一无遮挡。生活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,女人不是重归男人臂弯下,就是孤独地苦苦对抗,忍受无边寂寞。“一双双被酒精染红的眼睛,泄露了她们的秘密,都在呼喊空虚,其实她们只在嘴巴上逞强,心里何尝不羡慕。”<sup>26</sup>快乐对女人来说有些迷茫,但拥有自我,触手可及。也许,只有在那个男权瓦解、男女平等的社会,女人才拥有真正的快乐。

作者简介:余娜,厦门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在读博士研究生,集美大学文学院讲师,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。

-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施叔青,《香港的故事》[M],北京:作家出版社,1986.
- ⑳㉓㉔㉕ 西蒙·德·波伏娃,《女性与创作力》[A],参见张京媛,《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》[C]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2.

(责任编辑:范晶晶)